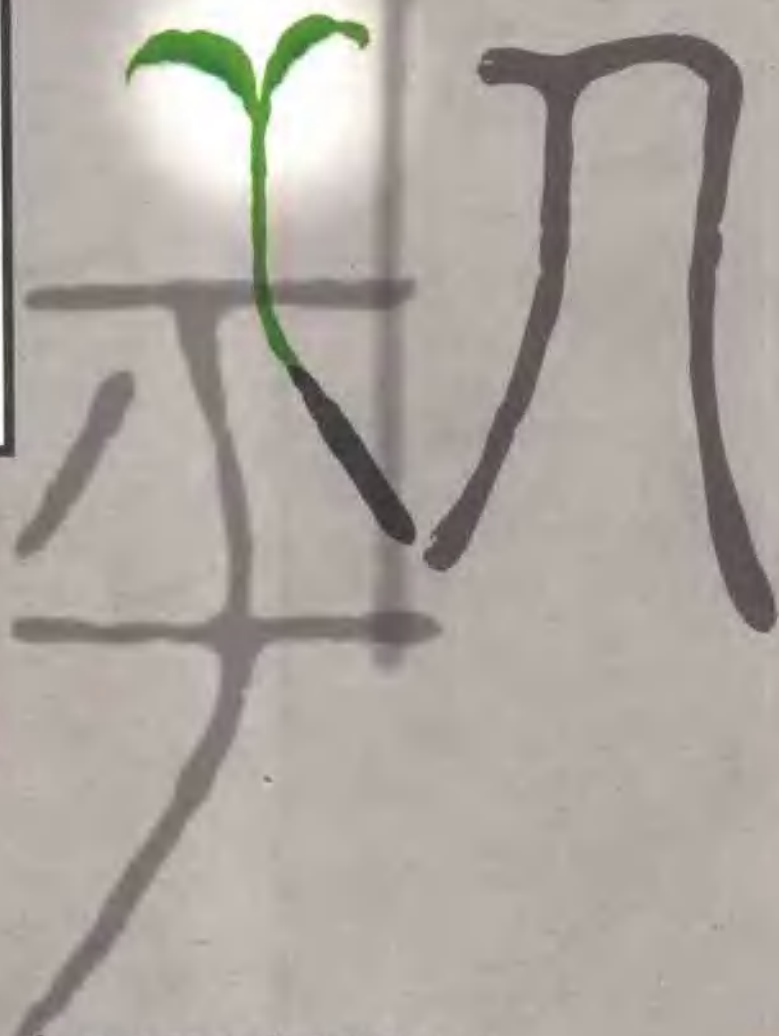


作者 孫玉石

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孫玉石著

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殺

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

◎ 著作者 / 孫玉石

◎ 發行人 / 李福臻

◎ 出版者 /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版權所有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五十五號

電話：(〇二)二八六一一八六一・二八六一四〇六二

傳真：(〇二)二八六一七二六四

郵撥：〇一〇一四二五二號帳戶

◎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一一六號

◎ 印刷者 / 華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五十五號

電話：(〇二)二八六一一八六二

◎ 初版 /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定價 一〇〇〇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部更換

不許翻印



ISBN 957-8979-97-5 (平裝)

寫在前面

幾次去海邊，總懷有一點隱密的奢望，能够一睹海市蜃樓的美景，倘不能，至少也可以拾幾枚美麗的貝殼……

我的願望都落空了，像被礁石擊碎的浪花。

我愛海的豐富與深沉，廣袤與美麗。

我常常漫步於海邊的沙灘，任浪花冲刷在脚下，如許多人一樣低頭尋覓，或搏擊於浪濤之中，仰臥於柔軟的萬頃碧波之上，凝望藍天中飄動的白雲，或靜靜地坐在海邊巖石上，遠眺浪花的追逐閃動，靜聽迷人的濤聲，為亘古的月光與大海的擁抱而感悟一種永恒的美……

白雲飄去了，尋覓枉然了，月色也揉沒於海波了。

然而這仰望，這尋覓，這傾聽，這遠眺，本身也便是人生道路跋涉中一種難得的歡悅了。

詩歌是人生美麗的海。

已經十幾年了，我沉溺於中國新詩奔湧的大海裏。這裏有無數閃光而嚴肅的星辰，有少創造者灑滿汗水的足跡，有一座座靈魂的海市蜃樓。在尋覓和仰望，傾聽與遠眺中，也便

逐漸留下了一點點酸澀的果實。

它們並不美麗，但我仍願將之奉獻於和我一樣喜歡海的人，喜歡在海之中尋覓、眺望、傾聽美的獲得的跋涉者們面前。

孫玉石，於一九九〇年初北京嚴冬季節

目錄

寫在前面	一
詩論編	
郭沫若——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藝術沈思	一
一 我效法造化的精神，自由創造	三
二 藝術不當是反射的而應當是創造的	一〇
三 藝術家應該做自然的老子	一九
四 藝術的要求不在求得自然的一片形似	三一
五 美的藝術都受過一道靈魂的洗禮	三七
六 打破摹仿自然的惡習，朝著動的方向走	四五
七 藝術美是詩人創造性想像的表現	五六
附一：論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義詩歌主張	七四
附二：讀郭沫若的《論詩》通信	九六
聞一多、徐志摩及新月派的詩歌藝術追求	一〇
一 感情和情緒是詩的靈魂	一〇

一	把對生活美的感應昇華為詩的激情	一八
二	沒有真和善的美就失去了美的價值本身	一二九
三	對藝術美和自然美關係的認識	三五
四	完全的想像創造完美的藝術世界	一四一
五	由艱苦的錘鍊邁向更美的目標	一四四
六	穆木天——中國象徵派詩歌理論的奠基者	一五三
一	在理論貧困中崛起的美學沈思	一五三
二	『純詩』觀念的最初構建者	一五五
三	理論的反思與理論的命運	一六二
朱自清與中國現代解詩學		一六七
一	新詩現代化趨向的產物	一六七
二	現代解詩學的誕生	一七〇
三	現代解詩學的理论內涵	一七四
四	現代解詩學的實踐原則	一八一
李健吾——詩歌批評理論的現代性		一九〇
一	自我發現：批評主體意識的強化	一九二

批評編

- 二 回到內在：批評價值標準的轉向……………二〇〇
- 三 隔膜與超越：兩個經驗世界的碰撞……………二一四
- 《女神》時代精神的複雜性及其評論……………二二九
 - 一 由《女神》評論中的一個微疵談起……………二二九
 - 二 《女神》時代精神的複雜性……………二三五
 - 三 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原則……………二四〇
- 《女神》藝術美的獲得與失落……………二四五
 - 一 藝術退坡與審美價值的整體性……………二四五
 - 二 美的失落伴隨美的獲得而來……………二五二
 - 三 藝術美失落的原因探尋……………二五九
- 年輕的覺醒者的歌唱……………二六七
 - 一 由拓荒而進入創造期……………二六七
 - 二 朱自清的「踪跡」……………二六九
 - 三 鄭振鐸、王統照、徐玉諾……………二七六
 - 四 「湖畔詩社」的歌聲……………二八四

五 冰心與小詩運動	二九二
朱湘詩歌藝術及其他	三〇四
一 我的前途滿是荊棘	三〇四
二 死了也不死，是詩人的詩	三一〇
三 我心愛的雨景也多著呀	三二一
四 創造一種新的白話美文	三二五
五 舉目凝思，不禁慨然	三二七
附：朱湘年表	三三一
李金髮與中國初期象徵派詩	三三九
一 西方象徵派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	三三九
二 中國象徵派詩的萌芽和產生	三四一
三 李金髮——中國象徵詩的啓明星	三四七
四 李金髮詩歌的藝術追求	三五四
五 在象徵派詩蓬勃的潮流中	三六五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的回顧與評析	三八一
一 稚嫩而蕪雜的幼芽	三八一

二	初期象徵派詩的誕生	三八五
三	初期象徵派詩的藝術探索	三八九
四	三十年代現代派詩的勃興	三九五
五	現代派詩人的心態探求	三九九
六	尋找中外詩歌藝術的融匯點	四〇五
七	現代派詩人群的審美追求	四一〇
八	現代主義詩歌的拓展與超越	四一五
九	「中國新詩」派詩人群的超前意識	四二〇
十	在中西詩歌發展新的藝術交匯點上	四二六
	《荒原》衝擊波下現代詩人們的探索	四三四
一	未完成的美學轉折	四三四
二	現代派詩人群系的必然選擇	四四〇
三	《荒原》意識與審美觀念的影響	四四二
四	在審美的契合中重建新的藝術平衡	四四八
	論馮雪峰詩的人格構成及走向	四六一
一	我們歌笑在湖畔	四六二

二	人間的悲與愛的歌	四六八
三	從湖畔走向高山	四七三
四	一個光亮的靈魂	四八二
五	我心中的愛又是怎樣地燃燒著呵	四八八
六	我被聖潔的驚顫所刺痛	四九九
七	我們終於達到了這樣的審美	五〇六
	現代詩集評論一束	五一六
一	帶向綠色世界的歌	
	——讀《九葉集》	五一六
二	不曾凋謝的鮮花	
	——讀《白色花》	五二三
三	不該驚動的蜜月	
	——讀吉狄馬加詩集《初戀的歌》	五三八
	解詩編	
	讀李金髮的詩	五五七
	夜之歌	五五七

溫柔（四）	五六三
在淡死的灰裡	五六七
讀戴望舒的詩	五七二
雨巷	五七二
尋夢者	五八四
致螢火	五九〇
讀卞之琳的詩	五九九
斷章	五九九
白螺殼	六〇六
圓寶盒	六一七
讀何其芳的詩	六二六
預言	六二六
扇	六三八
古城	六四二
讀林庚的詩	六五二
夜	六五三

讀廢名的詩	六五七
妝臺	六五七
十二月十九夜	六六〇
被遺忘了的歌聲	六六六
——讀艾青的兩篇散文詩佚作	六七五
讀金克木的《寄所思二章》	六八三
讀木斧的兩首詩	六八九
流自心底的陽光	七〇五
——與幾位現代詩人的對話	七三八
展 望 編	
中國新舊詩之比論、融合及展望斷想	
後 記	

詩論編

郭沫若——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藝術沉思

一個詩人或作家的理論主張被誤解往往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那些「反叛文學」浪潮中，不囿習俗的框束而以自己獨異個性語言表達的理論或主張，命運更是如此。

這樣，郭沫若在「創造季刊」創辦不久就出來為自己一個被誤解的詩論命題進行辯解，就是並不奇怪的事了。

郭沫若在一則短小的「曼衍言」中如此寫道：

我說詩是寫的不是做的。

有些人誤解了，以為是言不由衷地亂寫，或則把客觀的世界反射地謄寫。

啊，說話真不容易！【二】

理論上被人誤解固然令人痛苦，然而這誤解所逼出來的詩人進一步的自白，又何嘗不是增加了詩人自身以及別人更多的理論探討的樂趣。

就在郭沫若這一簡短的自白裏，我們不是更清楚地看到了詩人主張的詩歌是「詩人心境的自然流露」這一基本命題的真正含義了嗎？

而且，在這進一步的自白中，詩人又為我們提供了他詩論的另一個重要命題：詩人的創作不是對於「自然」，也即「客觀的世界反射地謄寫」，這一看來過於簡略的考語裏，包含了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詩歌藝術同自然的關係這一美學課題。而這一點，正是郭沫若浪漫主義詩論對於新詩美學發展與貢獻的一個重要的側面。

這篇文章的任務，就是努力從這一側而來探討一下郭沫若早期一些詩歌或藝術理論思索的價值和意義。

一 我效法造化的精神，自由創造

先來探討一下郭沫若對於詩人與自然關係的一般觀念。

稍微接觸郭沫若這一時期創作和思想的人都會承認：自由創造的精神不但是新詩的瑰寶，《女神》的靈魂，也是郭沫若所倡導的浪漫主義誇歌理論的靈魂。可以說，在同一時期的詩人和作家中，還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像郭沫若那樣高張自由創造的大旗幾乎達到了狂熱的地步。他的誇歌理論同他的誇人靈魂一樣，為呼嘯澎湃的自由創造的精神燃燒得透明。它迸散着一種令別的一般詩人相形見绌的特有的光輝。這種情形的出現，並不是詩人的一種故作驚人之語的誇張結果，也不能看作是詩人在創作中逞奇炫怪的產物。我認為，誇人崇尚自由創造的理論與實踐，是與他對於詩人與自然、詩歌藝術與自然關係的獨特理解有聯繫的。

郭沫若在他最早一篇文學短論中，就基於浪漫主義美學觀的理解，注意探討了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藝術創造與人的生命的關係。

他認為，一切物質皆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 Energy，底交流。這個能量是「常動不息」的。它「不斷地收斂，不斷地發散」。而這能量的「發散便是創造，便是廣義的文學。宇宙全體祇是一部偉大的詩篇。未完成的、常在創造的、偉大的詩篇」。創造狹義的「生命的文學」，「第一當創造人」。包括詩歌在內的一切生命的文學，則是在這種創造的過程中誇人

的「感情、衝動、思想、意識底純真的表現」〔二〕。

按照郭沫若的理解，詩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全體是一個統一體。詩人的生命和宇宙自然一樣，包含着詩和一切藝術創造的源泉。但是，人的生命和宇宙自然一樣，還僅僅是「未完成的、常在創造的、偉大的詩篇」。詩人的任務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效法自然的精神，完成這未完成的「偉大的詩篇」的創造。這一值得寶貴的思想，是郭沫若關於詩與自然關係理解的出發點。

在郭沫若看來，詩人是「一個偉大的嬰兒」。他不能忍受一切的「虛偽、顧忌、希圖、因襲」的束縛〔三〕，而應續偉大自然一樣具有無限創造的精神和能力。一個真正的詩人就應當是一個五彩繽紛的藝術世界的創造者。郭沫若自認爲是「夫子自道」的詩劇「湘獄」，通過詩人屈原的口，形象地表達了作者這種詩論觀念：

我的詩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寶貴的生命，拿來自行蹂躪，任人蹂躪嗎？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電，我革之雖僅限於我一身，放之則可泛濫乎宇宙。……我有血總要流，有火總要噴，不論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馳騁。